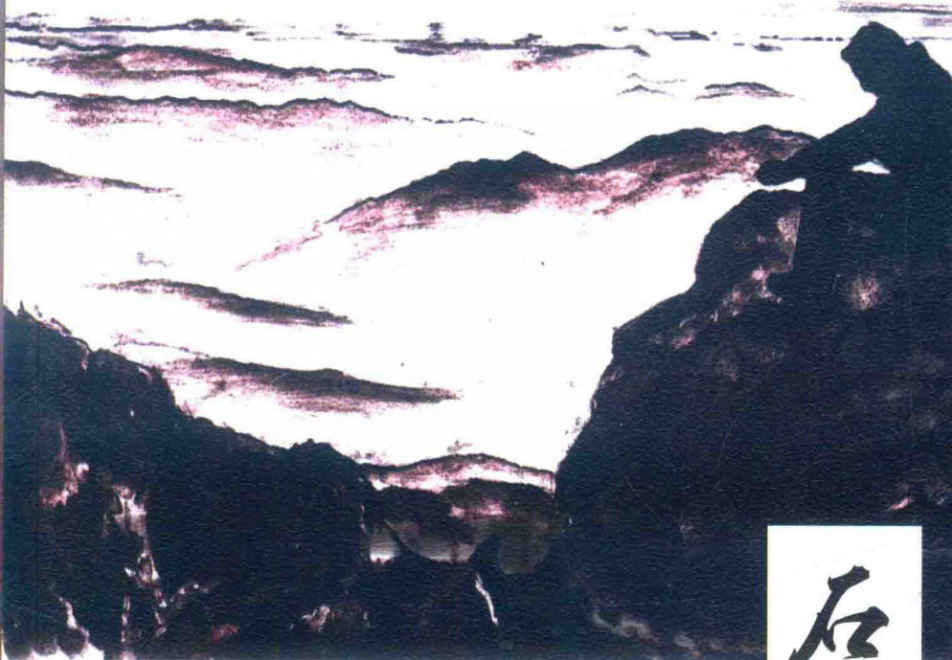




杨天松 © 著

石泉集

綫裝書局



杨天松◎著

石泉集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泉集/杨天松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6. 5

ISBN 978 - 7 - 5120 - 2255 - 3

I. ①石…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0162 号

石 泉 集

作 者: 杨天松

责任编辑: 曹胜利

特约编辑: 刘嘉杰

装帧设计: 韩 陆 刘家宁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31.90 元

内 容 简 介

《石泉集》是一部文学评论集，收集了作者 29 篇评论作品，以及 4 个作家访谈录。内容主要是当代小说评论、散文评论、诗歌评论，以及关于文学理论的一般问题的探讨。纵观全书，作者主要在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表达了对文学的看法，往往能够抓住作品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地阐述，文字清新，有独到的见解，也具有独特的风格。

总 序

厦门历来是祖国东南的重要口岸，是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厦门文学自宋代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文学人的努力，已经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当今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和现实语境中，面对新的生活实践，厦门文学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提出了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大力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弘扬闽南文化、嘉庚文化、海洋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优势，着力打造厦门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而弘扬地方文化优势，树文化品牌，文学是中坚力量，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创作深度，而且体现在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和带动上。这样，新形势带给文学新生机，也给厦门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为了繁荣我市文学创作，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厦门文艺事业发展，同时也为了发现、培养、鼓励文学新人，大力推进厦门作家队伍建设，由厦门市文联拨付专项资金，大力扶持厦门青年作家的作品出版，资助的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因厦门市文联办公地点毗邻美丽的珍珠湾海滩，我们将该青年作家扶持文库命名为“珍

珠湾文丛”。

“珍珠湾文丛”每年度出版一套，每套作品 10 部以内。期待每年推出的“珍珠湾文丛”，能不断地为厦门市文学生态注入新鲜血液；厦门青年作家的写作实绩和专业水平，也会通过文丛得以全面展现。

这是文学的信心和希望，春种秋收，让我们乐观其成。

厦门市作家协会

那个寂寞的身影竟然是中流砥柱

——静观杨天松的为人与为文

吴尔芬

2002年某个平庸的下午，日影西斜的时光，杨天松站在海沧工业学校的大门口等我，形单影只，瘦弱的身影与巨大的行李箱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此，又一个文人投奔到厦门的怀抱。

我们几个好朋友是约好逃离故乡的，包括傅翔、周健、沈春玲等，年迈的母亲、祖上的老房子、捧在手心的铁饭碗，都不能拘禁我们放飞的心。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彼此的承诺，在连城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难以兑现。

当然，我们都找到了各自想要的生活：傅翔在福州优雅地品茶看戏；周健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期货市场搏杀；沈春玲嫁给国际海员，移民新西兰牧羊去了。从属世的眼光看，我们都不算成功人士，但我们欢喜快乐。在这个强迫与被迫逆流成河的时代，有多少事情是心甘情愿的呢？我们乐意，这就够了。

事实上，我跟杨天松不是同一类人，我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华夏学院、南洋学院四处乱窜兼课的时候，他安静地呆在南洋学院教书；我一会儿策划专家论坛、一会儿办网站《客家亲》、一会儿在电视台做TV透的时候，他安静地呆在家里读书；我一会儿写小说、一会儿写散文、一会儿写剧本的时候，他安静地写评论。我像个华威先生，夹个公文包疯狗似的四处奔波，也不过混个温饱；杨天松教书、读书、写书，同样得着温饱。有时候我就想，劳累只是一个人的命，并不能让人获得更多。正如《圣经》上说的，“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看顾它们，你们做人的，为什么要忧虑明天呢？”

在厦门这个巴掌大的文学圈，杨天松是个旁观者，活动场所

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即使来了，也不扎堆、不轻狂放话、不卖弄学问，只是冷冷地坐在一边，该表态时讲话，该聆听时闭嘴，绝不故作姿态以哗众取宠。像发言一样，杨天松的评论文章是严谨的。在杨天松看来，说话和写作都是一个人内心的呼出，必然是身体甚至是灵魂的一部分，是绝不能违背良心的。

因此，杨天松创作评论文章，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作品要有可取之处，二是他本人要有话可说。老实说，这与文坛的做派格格不入。我曾经婉转地告诫杨天松，要成就一个全国知名的评论家，就看你有没有做到四条：有没有对重要的文学作品发言？有没有对重要的作家发声？有没有捕捉到重要的文学现象？有没有提出与众不同的文学观点？说白了，就是要去评论那些名作家、名作品，而不是绕着身边的人打转。

杨天松不以为然，他认为评论是独立创作，如果对这部作品不熟悉，对作品背后的作者不了解，评论就很难深入，很难有针对性，很难体现人格的魅力。在这本书中，读者会看到，除了两篇讲金代诗歌与当代散文，其他大多是杨天松对文友作品的评论，北村、刘岸、王莹、须一瓜、江春、阎欣宁、曾纪鑫、谢泳、何况、吴尧生、谢春池、项小米、夏炜等。杨天松写过多篇对我本人作品的评论，让我见识了评论家难得的较真与坚忍，读作品、看创作谈、查阅创作历程、交换个人看法，是拿出研究生博取功名的硬功夫来对付一篇评论的。

以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创作评论，是注定不可能多产的，我们只能偶尔在《文艺报》《文艺评论》《当代文坛》等报刊读到杨天松的评论作品，却至今未曾看到他的评论结集出版。放眼我身边的文友，动辄出版专著十几部，可是杨天松除了一本历史专著《血脉乡土》和几本他主编的《大学语文》之类的教材，没人见过他的评论专著。事实上，这个世界的书已经太多，多一本少一本真的无关紧要。问题是要顶住出书的诱惑，抑制乱写的冲动，真的需要一颗淡定的心。淡定，被很多势利之徒挂在嘴上；杨天松从来不说这两个字，只是把它当作生活的实际。或者说，杨天松就是淡定。

杨天松认为，面对弯曲悖谬的世代，作家有三种姿态：一种是自戕，一种是柳宗元式的沉浸山水，一种是操起手中的大笔描绘人世的悲凉与绝望。比起前面二种姿态，作家的第三种姿态无疑是更有积极意义，他们大量的作品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罪恶绝望苦闷空虚。思想虚伪、感情轻浮构成当代小说贫弱的生命内涵。从这个立场出发，杨天松的评论以当下中国的精神面貌为切入点，描摹出整个社会的灵魂轮廓，着实打开了一条可以摸索到时代变迁内核的通道，有对外部世界的思考，更有对心灵的关照与探寻。

眼下的杨天松在执着地研究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元气，也是民族的面子，知识分子的命运，集中彰显世纪的没落与复兴、人心的凝聚与向背。知识分子问题，就是民族前途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淡定的杨天松是有“野心”的，他试图把准时代的脉搏，掌握跌宕起伏的内部逻辑，得出一条警世恒言的结论，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生活中的杨天松是个单调乏味的人，除了抽烟，没有什么嗜好。杨天松租住在一片民居之间的小楼房，他经常站在狭窄的阳台上抽烟，脚下人声嘈杂、头顶鸽哨掠过，那是中国最平凡也最真实的景观。杨天松的斗室有万卷藏书，它们承载人类的智慧与文明，使这间藏匿在民居之中的斗室焕发出信念与光芒。

当我有所失的时候，我就会想，杨天松失去的比我多；当我有所得的时候，我就会想，杨天松得到的比我多。那么，杨天松到底失去什么，又得到什么？他失去枷锁，得到自由；失去虚荣，得到真理；失去浮华，得到生命。简言之，便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都想抓点什么在手上。当我们只是抓住虚空名利的时候，杨天松却抓住了信心、盼望与爱。

真的，我也出乎意料，2002年那个平庸的下午，日影西斜的时光，厦门迎来的那个寂寞身影，竟然是中流砥柱。

是为序！

2016年1月

（吴尔芬，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厦门市作协副主席）

为有源头活水来

——杨天松《石泉集》序

曾纪鑫

天松兄要出新书了，嘱我随便写点文字。他的每篇文章，都十分用功，显得扎实而厚重，尽管收入书中的文章以前大多读过，但起码得再看一遍，才能“随便”写来。

一晃，与天松认识已经十一二年了。这些年来，他似乎一直忙碌着，白天在大学授课，晚上有时也要代课，业余时间不是阅读，就是创作，日子过得十分充实。虽在中西文化融汇的厦门工作生活，却依然保持着老家连城的风格，为人热情、真诚、质朴。他给我一个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忙中有序、有条不紊、严谨认真。

第一次真正打交道，是他为我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风流的驼哥》进行访谈。朋友吴尔芬介绍，杨天松的访谈做得相当不错，此前，就给他的《雕版》和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做过。一番交谈，天松说，他会弄一个提纲发我邮箱，然后由我作答。根据以往经验，记者采访之类的，一两天就会列出一串提问，因此，我以为很快就能收到他的提纲。十天过去了，没有；半月过去了，仍没有。我也不好催问，直到二十多天后，他才发来了详细的访谈提纲。所谓“慢工出细活”，一见之下，不禁大为惊叹，他不仅研读了我的新作《风流的驼哥》，还对我以前的作品、创作状况都作过一番较为详尽的了解，所提问题不仅抓住关键所在，有些创作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深层内涵，也被他给“拎”出来了。

然后，我每出一部新作，他大多写有评论。每写一篇，都经过深思熟虑，从不轻易出手，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耗费他不少心血。因为写得到位而深刻，许多报刊都喜欢刊发他的评论。

收入本书的篇章，可以说是他文学评论的精华，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文学理论阐述，具体作品评论，访谈录。不论哪一部分，我以为其中都贯穿着几个明显的特征——理论性、概括性、准确性、独特性、生动性、丰赡性与本土性。

天松兄熟稔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并灵活地加以运用，不仅纯理论文章，一般的评论，哪怕访谈，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比如对我的《风流的驼哥》进行访谈时，就涉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黑色幽默。

每写一篇文章，他都对文本及相关资料深入钻研，下一番苦功，有时简直认真到了极致。于是，写起来便能得心应手，概括性强，所论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凝练而准确，并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认同，引起共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文化散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散文》，其中所论文化散文的四条美学原则，便出自杨天松的《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一文。为此，该文作者久久特意加上编者按：“此文是专供教学用的一篇读书笔记，文中综合了包括杨天松先生在内的许多论者对文化散文的一些见述，遗憾的是未能一一加注，恳请杨先生等作者原谅。”

天松兄是一位散文、随笔高手，他的这些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也写得十分生动，没有半点佶屈聱牙与枯燥晦涩，有的篇章还颇富形象与诗意。“理论是灰色的”在此也变了颜色，变得绿意葱茏、生机盎然。

应该说，天松对福建特别是厦门本土作家的作品走向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评论，大多立足本地，所论作家，我大多认识，有的还是经常来往的朋友；所论作品，以散文、小说为主，并涉及纪实文学、诗歌等多种体裁。创作这些评论时，他的出发点，并非关系的远近亲疏。比如收入本书的《试析蔡水清的杀人动机》一文，评的是须一瓜的短篇小说《雨把烟打湿了》，而写作此文时，他与须一瓜还不认识。再如他与吴尔芬，两人不仅是连城老乡，还是来往密切的挚友，但评论起吴尔芬的作品来，并非一味地“歌功颂德”，在《精神寓言与油滑美学》第四

节《余论：〈姐妹〉的不足和期待》，对其长篇新作《姐妹》的不足之处，“毫不留情”地加以指陈并提出期待，坚守着一位优秀评论家所应具备的内在品格。

在此，有一点我不得不特别提及，那就是宗教——基督教对天松兄的影响。

在《精神标杆：长老西拉》中，他写道：“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就不会有现代小说的诞生，也不会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甚至不会有巴尔扎克，不会有哈代、海明威。”在《试论北村小说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中，他认为，基督信仰是“理解北村小说最好的一个的角度，任何批评家如果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北村，他就不可能真正地批评他”。在《基督信仰与冰心的散文创作》中，他充分挖掘冰心代表作《寄小读者》所体现的基督精神、爱的哲学与同情的哲学。

基督教对这些著名作家深刻影响的切中肯綮的论述，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是认识、了解杨天松为人、为文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我以为，如果没有这种宗教信仰，也就难以成就今天的杨天松。对天地的敬畏，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对人类的反思，对未来的探讨，几乎体现在他的所有作品之中。

因有基督教的切肤体验，于是，天松对道教等其他宗教也有相当精彩的评述。本书《金代诗歌与道教》一文，便将金代诗歌中的道教元素——梦幻色彩、神秘体验、酒气仙风等，表述得淋漓尽致。

据天松兄说，他租住在厦门石泉路的一个小房子里长达八年之久，收入本集的文章，绝大部分在那儿完成，故名《石泉集》。

由对理论的熟稔于心、准确把握，到深研文本、博观约取，进而走出书斋、介入生活，因此，天松兄的这些评论，犹如他老家连城山区那流经岩石叮咚作响的泉水，流畅、清澈而纯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便是我对书名《石泉集》的“一孔之见”。

2016年1月

（曾纪鑫，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厦门市作协副主席）

目 录

总序 (1)

序一：那个寂寞的身影竟然是中流砥柱 吴尔芬 (1)

序二：为有源头活水来 曾纪鑫 (4)

良心战胜罪恶

——评北村的长篇小说《愤怒》 (1)

北村与先锋小说略谈 (20)

试论北村小说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24)

刘岸小说印象

——读《冰河谷》随想 (29)

乱世的悲歌

——评泓莹的长篇小说《鼓浪烟云》 (34)

杀夫及其他

——评须一瓜的小说《第三棵树是和平》 (40)

试析蔡水清的杀人动机

——评须一瓜的小说《雨把烟打湿了》 (45)

医生和作家

——江春及其小说印象 (56)

罪者的文学

——吴尔芬及其《九号房》 (59)

精神寓言与油滑美学

——论吴尔芬的长篇小说《姐妹》 (69)

爱的超越与超越的爱

——评阎欣宁的长篇小说《中国爹娘》…………… (79)

意义的丰富与价值的追寻

——评曾纪鑫的长篇小说《风流的驼哥》…………… (84)

世纪末：散文的走向…………… (89)

历史的艺术与魅力

——评曾纪鑫《历史的可能与限度》…………… (101)

沉重而激越的思考

——评曾纪鑫《没有终点的涅槃·中国戏剧发展与
反思》…………… (103)

被照亮的历史

——评曾纪鑫的文化散文集《永远的驿站》…………… (106)

文化散文的美学原则

——兼评曾纪鑫的文化散文集《永远的驿站》…………… (112)

现代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文化批评

——论曾纪鑫及其《历史的刀锋》…………… (118)

精神标杆：长老西拉…………… (128)

谢泳的文章…………… (131)

陈志让先生的一本书…………… (137)

基督信仰与冰心的散文创作

——略谈《寄小读者》中的基督精神…………… (139)

历史向真实的敞开与掘进

——评何况的《拥抱阿里山》…………… (144)

真实与质朴的散文

——吴尧生及其散文写作…………… (148)

金代诗歌与道教…………… (159)

历史真实与诗意想象

——评谢春池《厦门沦陷纪事》…………… (168)

日常生活的想象与书写

- 评于坚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 (171)

文学期刊网络版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 以 2005 年《厦门文学》为例…………… (178)

超越技巧

- 论作为精神活动之表现的写作…………… (183)

《英雄无语》及其他

- 项小米访谈录…………… (196)

《雕版》：精神孤儿的命运与客家文化的彰显

- 吴尔芬访谈录…………… (203)

《风流的驼哥》：一部残疾人的生活史与启示录

- 曾纪鑫访谈录…………… (211)

《铁观音》：一部茶文化的颂歌

- 夏炜访谈录…………… (221)

附录：杨天松主要作品目录…………… (233)

后记…………… (235)

良心战胜罪恶

——评北村的长篇小说《愤怒》

从《聒噪者说》到《玛卓的爱情》，从《施洗的河》到《长征》，北村以他惊人的小说才华使他成为当代中国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最杰出的小说家。当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横空出世时，他就以清晰的面目让人惊羨和仰望。正如谢有顺所认为的，北村在过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旧文学的叛徒，一度留连于四度空间对五度空间（状态空间）的突入时所出现的景象，以探查突破精神大限的可能性，为“我们死了为何还活着”这一生存悖论找得合法的理由。北村亦因此成为先锋小说群体中最痴迷于终极价值追问的小说家。^[1] 终极价值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没有终极价值追求的艺术家的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北村，正是以其对终极价值的执著追问与追求，使他与其他先锋小说家区别开来，北村也因此成为先锋小说家中最优秀的代表，成为当代中国作家中最接近大师的一个。

对北村来说，1992 年 3 月的信入基督绝对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现在看来，北村的这一举动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绝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事件。正如南帆所说的，皈依基督不仅改变了北村的生活习惯，使原来嗜睡的北村早起，又成功地戒了极大的烟瘾，而且也“理所当然地改变了他的小说”，北村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了一个新的宏大主题，即传达主的声音。^[2] 事实的确如此，北村从此走上了独特的神圣的写作道路。基督信仰在西方长期以来影响了他们艺术创作，也构筑了他们的艺术精神。随着基督信仰在近代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崭

新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中断了几十年。现在，北村以其鲜明的神圣写作重新接续了基督信仰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并从此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艺术精神与新的艺术追求。北村也顺利完成了他超越先锋小说的形式迷宫与价值迷津所造成的写作困境。基督信仰使北村能以超越的心灵重新打量这个混沌的世界，使北村能以悲悯的目光注视芸芸众生的生存苦难，使北村能以属灵的眼光看见并描述一个悖谬弯曲的世代，北村也因此能够从形式主义的迷津格局中走出，进而从精神上把握人类存在的种种苦难与不义，罪恶与荒谬。从此，北村不再以无价值的迷津建构他的小说世界，良心成为北村评判世界的尺度，爱、同情、怜悯成为北村小说的内在精神，北村的文学视野开始向人类精神的最深处挺进。如果说1992年以前的北村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着要寻找光明的艺术家，那么，1992年后的北村就是一个带着光明照亮黑暗并引导在黑暗中的人走向光明的艺术家。自此，北村的小说才华再次迸射出惊人的力量，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而在这一系列优秀作品中，《愤怒》无疑是迄今为止北村长篇小说中具有相当价值的一部，它标志着从1992年以来北村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愤怒》无疑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部划时代作品，它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使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一点。余杰这样强调了《愤怒》在北村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意义：“《愤怒》终结了北村此前的创作，《愤怒》也开启了北村此后的创作。”^[3]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

北村不止一次描述了人类生存的苦难，也不止一次描写了存在我们心灵深处和肉体上的罪，但《愤怒》仍然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愤怒》高度真实地创造了李百义（原名马木生，李百义是马木生逃亡时改的姓名）这个人物的形象。北村以丰富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对李百义所遭受的苦难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从中也表现了作家对正义的呼求，对自由的理解，以及李百义用良心战胜罪恶的勇气，这一切都远超出现时代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可以说，北村用《愤怒》再次显示了他大质量的心